

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

张秀枫 主编

2010

中国

随笔

排行榜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随笔**
排行 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中国随笔排行榜/张秀枫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639-2630-5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302号

2010中国随笔排行榜 /中国散文学会评选

策 划: 张 明
主 编: 张秀枫
责任编辑: 杨 青
特邀编辑: 文 欢
版式设计: 齐物秋水

出 版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 100124)
发 行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电话: 010-673923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30 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630-5
定 价: 35.00元

声明: 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 请与中国散文学会董彩峰女士接洽,
电话 (010) 66112612

目 录

2010年中国随笔排行榜

《古炉》后记.....	贾平凹	001
桥的翅膀		
——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铁 凝	008
房价的豪赌.....	南 帆	013
蝴蝶有声.....	王 陆	018
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	易中天	024
俺村、中国和欧洲.....	刘震云	035
死归死，不能让地荒了.....	狄 马	039
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	郭文斌	044
爱的哲学.....	范 曾	047
“英夷”不怕林则徐.....	周英杰	051

2010年中国随笔佳作（排名不分先后）

烟酒情怀.....	曾敏之	055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 言	059
匿名者.....	塞 壬	062
秋白，1935.....	徐海蛟	073
2009年的花边.....	蒋子龙	079
幸福后遗症		
——世界杯随笔.....	小 乔	086

敬畏常识.....	刘诚龙	090
我看见那冰冷的心		
——俄罗斯思想一瞥.....	施京吾	092
一封信，一面		
——想到舒芜先生.....	余斌	096
你成了我最强的敌人.....	张鸿	101
女有三丑.....	舒婷	107
旁观者言.....	王跃文	109
反思与缄默.....	王际兵	113
思想的尖叫.....	吴亮	118
斜神龛里的项羽.....	王春鸣	123
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	葛水平	130
“假如郭小川还活着……”		
——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出版暨郭小川九十周年		
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132
铁、血、水，端午节.....	刘元举	135
庄子与阿凡达.....	王蒙	139
两个上课打瞌睡的男孩.....	卞毓方	145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	叶细细	149
恋爱.....	安妮宝贝	153
消逝的“放学路上”.....	王开岭	156
甘地与情欲.....	杨曙晨 胡丽丽	159
今天怎样看帝王之爱.....	雷达	163
祭刘志丹将军文.....	李存葆	166
好酒记.....	人邻	169
哈佛告诉你.....	陈祖芬	176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	林贤治	179
致石涛书.....	冯唐	183
关于雪花的一切.....	陈丹燕	186
女性偶像的黄昏.....	朱大可	190

梦说 我说.....	格 致	194
看哪，这人.....	石 康	204
一朵叫紫荆的玫瑰		
——六说香港	池 莉	209
杨绛的魅力.....	舒 展	220
当人伦遭遇政治.....	王充闾	224
公木百年祭.....	朱 晶	231
信.....	王晓莉	239
墓园从容.....	王晓阳	243
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	曾静平	247
驿 站.....	梅 洁	251
当教员的好处.....	韩石山	260
为艺之道 寂寞之道.....	苏显双	262
请不要：遗址公园化.....	冯骥才	265
动物解放.....	李汉荣	267
新大寨行述.....	二月河	271
语 丝.....	王开林	274
滋味·韵味.....	食 指	276
成都物候记.....	阿 来	283
那些消失在田野上的民间身影.....	西 渡	291
看诗不分明.....	潘向黎	299
人之歌		
——重读司马迁《史记》	李木生	310
小旅馆.....	张爱华	318
假如失去天堂.....	桑新华	321
太后下嫁之谜.....	李国文	326
信 仰.....	贺捷生	332
群芳新谱.....	周文翰	334

《古炉》后记

贾平凹

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的。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

这让我有些恍惚：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回忆还原自己？

我的记忆更多地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有兴趣呢？或许是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评价，过去就过去吧。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何尝不也在回避。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做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

而在我们那个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

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棍，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趑趄趑趄，趑趄趑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文革”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个当过一派很大的头儿，佝偻着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独自喝酒。酒当然是自己酿的包谷酒，握酒杯的手指还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样的敦厚了，脾气也出奇的柔和。我刚一路过院门口，他就叫我的小名，说：你回来啦？你几个月没回来了，来喝一口，啊喝一口嘛！

那天的太阳很暖和，村子里极其安静，我目睹着风在巷道里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绳子在那里游走。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一切都没有了，往事就如这风，一旋而悠悠远去。

我问我的那些侄孙：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侄孙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你爷的爷的名字吗？侄孙说：不知道。我说：哦，咋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爷的爷的名字，却依然在为爷的爷传宗接代，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过去了吗？为什么影视上都可以表现着清以前的各个朝代，而不触及“文革”，这是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吗？我在五十多岁后动不动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别的人难道不往事涌上心头？那个佝偻了腰的曾经当过一派大头儿的老人在独自喝酒，寂寞的晚年里他应该咀嚼着什么下酒吧。

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

也就在那一次回故乡，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

之所以有这种欲望，一是记忆如下雨天蓄起来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拨去漂浮的草沫树叶，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同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经历过的人多半已死去和将要死去；活着的人要么不写作，要么能写得又多怨愤。而我呢，我那时十三岁，初中刚刚学到数学的一元一次方程就辍学回村了。我没有与人辩论过，因为口笨，但我也刷过大字报，刷大字报时我提糍糊桶。我在学校是属于“联指”，回来后我们村以贾姓为主，又是属于“联指”。我再不能亮我的观点，直到后来父亲被批斗，从此越发不敢乱说乱动。但我毕竟年纪还小，谁也不在乎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更是旁观者。

我的旁观，毕竟，是故乡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可以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

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

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越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地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

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的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对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

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没有上游的泥沙翻滚，怎么能下游静水深流，五谷要结，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夏冷热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骗子以秘鲁假钞换取了人民币，是老太太没有知识又贪图占便宜所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读了一位智者的书，他这样写着，内心透射出来的形象是神，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虚的又是恐惧的。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

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

“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做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

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的转型的改革。而问题是,曾经的一段时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有了责任。是啊,责任是谁呢?寻不到能千刀万剐的责任人,只留下了一个恶的代名词:“文革”。但我常常在想:在中国,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文革”那样的事呢?说这样的话别人会以为矫情了吧?可这是真的,如我受过了“五一二”地震波及的恐惧后,至今午休时不时就觉得床动,立即惊醒,心跳不已。

有人说过很精彩的话,说因为你与你的家人和亲朋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碰面的机会,所以得珍惜。因为人与人同在这个地球,所以得珍惜。可现实中这种珍惜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了,贫穷使人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不要以为自己如何对待了别人,别人就会如何也对待自己。永远不要相信真正,没有真正,没有真正的友谊,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美与丑,只有时间,只有在时间里转换美丑。这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草木生出红白黄蓝紫黑青的花,这些颜色原本就在土里。我们放不下心的是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理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治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在书中,有那么一个善人,他在喋喋不休地说病,古炉村里的病人太多了,他需要来说,他说着与村人不一样的话,这些话或许不像个乡下人说的,但我还是让他说。这个善人是有原型的,先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者,后来我在一个寺庙里看到了桌子上摆放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这些书是善男信女编印的,非正式出版,可以免费,谁喜欢谁可以拿走,我就拿走一本《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是清同治人,书中介绍了他的一生和他一生给人说病的事迹。我读了数遍,觉得非常好,就让他同村中的老者合二为一做了善人。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他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在人性暴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

陕西这地方土厚,惯来出奇人异事,十多年来时常传出哪儿出了个什么什么神来。我曾经在西安城南的山里拜访过众多的隐在洞穴和茅棚里修行的人。曾经见过一位并没有上过大学却钻研了十多年高等数学的农民,曾经读过一本自称是创立了新的宇宙哲学的手写书,还有一本针对时下世界格局的新的兵书的草稿,曾经与那些堪輿大师、预测高手以及一场大病后突然有了功能力能消灾灭祸的人交谈过。最有

兴趣的去结识民间艺人，比如刻皮影的，捏花馍的，搞木雕泥塑的，做血社火芯子的，无师而绘画的，铰花花的。铰花花就是剪纸。我见过了这些人，这些人并不是传说中的不得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么天人合一，要么意志坚强，定力超常。当我在书中写到狗尿苔的婆，原本我是要写我母亲的灵秀和善良，写到一半，得知陕北又发现一个能铰花花的老太太周苹英，她目不识丁，剪出的作品却有一种圣的境界。因为路远，我还未去寻访，竟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她的剪纸图册，其中还有郭庆丰的一篇评介她的文章。文章写得真好，帮助我从周苹英的剪纸中看懂了许多灵魂的图像。于是，狗尿苔婆的身上同时也就有了周苹英的影子。

整个的写作过程中，《王凤仪言行录》和周苹英的剪纸图册以及郭庆丰的评介周苹英的文章，是我读过而参考借鉴最多的作品，所以特意在此向他们致礼。

除此之外，古炉村子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是我的记忆。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虽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原型的身上，但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是他就在我的书房，或者钻到这儿藏到那儿，或者痴痴呆呆地坐在桌前看我，偶尔还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后，当然书房里什么人也没有，却糊涂了：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当他被抱养在了古炉村，因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象无涯，与动物植物交流，构成了童话一般的世界。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水光山色的美丽中的美丽。

在写作的中期，我收购了一尊明代的铜佛，是童子佛，赤身裸体，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意念里，他也是神明赋给了我狗尿苔，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

整整四年了，四年浸淫在记忆里。但我明白我要完成的并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写自传的工作。它是小说，小说有小说的基本写作规律。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写诗的，受过李贺影响，李贺是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有

一个句子了就写下来装进囊袋里。我也就苦思冥想寻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却说，我是把充满了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自后我放弃了写诗，改写小说。那时候新写的小说追求怎样写得有哲理，有观念，怎样标新立异，现在看起来，激情充满，刻意作势，太过矫情。在读古代大作家的诗文，比如李白吧，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大白话儿，太简单了么，但让我自己去写，打死就是写不出来。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的。

写实并不是就事说事，为写实而写实，那是一滩泥塌在地上，是鸡仅仅能飞到院墙。在《秦腔》那本书里，我主张过以实写虚，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得益最大的是美术理论，在二十年前，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各流派的美术理论让我大开眼界。而中国的书，我除了兴趣戏曲美学外，热衷在国画里寻找我小说的技法。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观念，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结合了，如果面能揉得到，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比如，怎样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既存淋漓真气使得温暖，又显一派苍茫沉厚。比如，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彻。比如，怎样“破笔散锋”。比如，怎样使世情环境苦涩与悲凉，怎样使人物郁勃黝黯，孤寂无奈。

苦恼的是越是这样的思索，越是去试验，越是感到了自己的功力不济。四年里，原本可以很快写下去，常常就写不下去，泄气，发火，对着镜子恨自己，说：不写了！可不写更难受。世上上瘾东西太多了，吸鸦片上瘾，喝酒上瘾，吃饭是最大上瘾，写作也上瘾。还得写下去，那就平静下来，尽其能力去写吧。在功力不济的情况下，我能做到的就是反复叮咛自己：慢些，慢些，把握住节奏。要笔顺着我，不要我被笔牵着，要故事为人生发，不要人物跟着故事跑了。

四年里，出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难场，当我写完全书最后一个字时，我说天呀，我终于写完了。写得怎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总算写完了。

我感激着家里的大小活儿从不让我干，对于妻子女儿，我是那样的不尽责，我对她们说，啊，把我当个大领导对待吧，大领导谁是能顾了家的呢？我感激着我的

字画，字画收入使我没有经济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写我想写的东西。我感激着我的身体，它除了坏掉了四颗牙，别的部位并没有出麻达。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筐里。

(选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

桥的翅膀

——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铁凝

今天的演讲是在规定的题目之下，题目是《桥梁与窗口》。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讲述在我心中和文学有关的桥。

一 山谷水槽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位汉堡大学的华人老教授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其中他写到了一座“桥”，留给我深刻印象。这位教授出身于中国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生在北京长在上海，之后又回到北京得到一份很优越的让人羡慕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一场大面积的政治运动中，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一夜之间突然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他被迫离开家庭、妻子和孩子，被迫去往偏远的西部青海省接受劳动改造。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很快就适应了种种艰苦，并和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为朋友。后来他在当地一家画报社做摄影记者，经常被派往深山区采访。有一晚他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山里迷了路，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要去的村子。他在山上乱走了半夜，黑暗中还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些不断增多的绿色光点，他遇见了狼群。他急中生智打开随身带的照相机闪光灯拼命冲着狼群闪烁，一边快步奔逃。当他暂时甩掉狼群时意外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桥。桥的对面竟然传来狗叫，有狗叫就有人家。他欣喜若狂地借着闪光灯向桥上照射，这才看清原来那不是桥，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段狭窄的大约三十多米长的木头水槽。他听见水槽里细微的流水声，水槽下面是幽黑的深谷。他无法知道那水槽能否承载他的重量，但他没有退路，他必须通过这水槽到达山对面，不如此，说不定他会被野兽吃掉。于是，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水槽，他骑在水槽上，一分一寸地向前挪着自己的身体，水槽在他的体重之下不断发出似要断裂的吱呀声，让他随时觉得他已死到临

头。可他并没有停止挪动，他终于骑着水槽到达了“对岸”。他昏了过去，天亮时才被村人发现。村人惊讶地感慨他的勇敢不可思议，他却说他勇敢其实是因为吓坏了。

有时候勇敢并不一定从勇敢中产生，对没有退路的恐惧也能激发出人自身所未知的勇敢。

我想到了作家对文学的创造。成功和成名会使作家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而长久的安全感会让我们变得麻木和满足，使写作成为一种惯性。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敢于让自己将要“死”去。敢于恐惧，也敢于勇敢，我们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那逼迫你打破常规的桥，并乘着这“桥”的翅膀飞越绝境。

连接两座山的那段木头水槽当然不是人的合理的求生之桥，它也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在于唤醒并激活人心深处超越自己的强烈意识，它考验你想要到达目的地的坚决程度。也因此，它作为桥的目的已经达到。

二 库尔贝和巴尔蒂斯

《为死者化妆》是法国画家库尔贝（一八一九——一八七七）的一张油画作品，并不是库尔贝最有名的画。这张画与那些能够鲜明表现他风格的名作，在气质上也有些疏离。但是，当我看见这幅画时，我有两个吃惊：第一，我为库尔贝多样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巨大才华而吃惊；其次，我毫不犹豫地想起在他一百多年之后的巴尔蒂斯。

如果我们把巴尔蒂斯的《猫照镜》、《玩牌》、《凭窗少女》、《三姐妹》，甚至《凯西的梳妆》和库尔贝这张《为死者化妆》摆在一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使巴尔蒂斯确立风格和审美取向的最重要的资源，来自库尔贝；在绘画的内在精神上与之最能沟通的，是库尔贝。

我以为《为死者化妆》是库尔贝最具现代意识的写实作品，他在此画中对人类精神深处那种似真似幻的悲剧气息的敏锐表现深化了他的写实。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扔下这种从形式到内涵都十分高级的创造不管了，而他晚年所热衷的风景以及动物都被他画得比较难看。

巴尔蒂斯一直坦言他喜欢库尔贝，可我仍然想不到他会这么赤裸裸地将库尔贝的作品“拿来”。从形式到人物动态的特点，乃至那些困惑与警觉兼而有之的面孔，巴尔蒂斯对他们的“拿来”可谓是“活生生”的。在《为死者化妆》里，库尔贝对法国人精神深处某种气质的不事张扬的刻画，他们那有些飘逸的忧愁，有些既在事

件当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温和的但却无法消除的别扭……二十世纪的巴尔蒂斯将这一切发挥到极致（请原谅我在此用的这几个形容词，在法国同行面前这是危险的，幸好我只是就画论画）。巴尔蒂斯是一个成功的“剽窃者”，他用大师不经意的“下脚料”铸就起自己的辉煌，并使自己成为大师。至此，我在佩服智慧的巴尔蒂斯的同时，又有点替库尔贝惋惜：假如他循着《为死者化妆》发展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巴尔蒂斯了。然而历史不能假定。

美术史家是否同意我这局外人的品头论足，我并不知道。我的喜悦在于，在阅读和对比这两位大师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侦探”般的欲望。我甚至还想问，为什么当年库尔贝对《为死者化妆》这样的在气质上明显高出他的有些名画的作品，不那么看重甚至不再继续了呢？是他本人的判断有误，还是因为这《为死者化妆》也是他受到过先于他的某人的影响了，越继续那嫌疑就会越大呢？于是他果断地避开了。

重要的还在于，我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大师从他的前辈那里“借”到了通向自己的江河湖海的桥。是《为死者化妆》这座对库尔贝来说极不显眼的小桥，接通了巴尔蒂斯重要的未来。

我们也许并不发明桥，但我们至少应该具备发现那真正可能属于自己的桥的判断力。

三 京剧《乌盆记》和地方戏曲

我曾经听过一出传统京剧，名叫《乌盆记》，讲的是中国宋代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刘世昌的商人结账回家，行至一处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一个姓赵的人家。这家人见财起意，用酒毒死刘商人，将他的尸骨烧成灰又和在泥里制成乌盆——也就是黑色的尿盆。不久后乌盆被来赵家要账的人索去。一天夜里主人小便时乌盆突然开口说话，大意是说我其实是个人啊，请你不要往我身上撒尿。接着它向主人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主人听罢又惊又气，决心带着这个乌盆去县衙为它申冤。他们历经曲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凶手得到惩罚。

我从《乌盆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那极为先锋的一面，这里有骇人的想象力，依托着更加结实的民间根底，调侃、幽默和正义藏于其间。而真相往往并不在权贵的手里，真相更有可能就在凡俗的器物——比如一只尿盆那里。

我在最传统的東西里发现了最现代的，《乌盆记》算得上是古老，但在艺术上抵达更有活力的新大陆，说不定要借助的正是古老的旧桥。

一位已经谢世的老作家，曾经对我讲起一出地方小戏感动他的细节：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更无法当众相互表达爱慕之意，一位乐意促成他们爱情的长者便当起牵线搭桥的人。在舞台上，那一对男女四目相望人却不能靠近，这位长者的“搭桥法”是把那男人和女人无形的眼光像有形的丝线一样一束一束地收集起来，捏在手中将它们衔接，并以舞蹈的手势做着复杂而美妙的编织，好比织渔网，或者织毛衣。观众完全相信这舞台上的浪漫，并从这没有语言的编织里体会着那一男一女相互传递的意韵悠长的爱意。原来眼光也是可以编织成桥的，观众就踏着这情意绵绵的“桥”，走进了剧中人的心。

在我的故乡河北有一出地方戏名叫《借髻髻》（髻髻是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讲的是旧时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髻髻而发生的一场极其琐碎的对话。一个名叫小四姐的妇女进城赶集，去邻居王嫂家想借她的髻髻打扮自己。王嫂很不愿意把髻髻借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着那不借的理由。她由远及近，从出生、长大到结婚生孩子，从做饭、砍柴、打草、喂猪、纺棉花、拾麦到伺候一家老小，到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再到婆媳纠葛、亲戚恩怨。甚至某日她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鸡，一定是某人所偷；又一个某日她好不容易将一车柴火拉回家，被一场暴雨淋湿了，害得她点不着柴烧不熟饭……女人过日子容易吗？日子苦啊要精打细算啊，精打细算就顾不了自己，多少年我都没给自己做过新鞋新衣……整出戏快要完结时王嫂才绕到这出戏的关键词：那个髻髻。于是又是大段的叙说。说到买这个髻髻的过程，多么舍不得买多么舍不得用，再拐到丈夫的朋友尽是在河边拉纤的，苏州杭州通州扬州，人托人好不容易从苏杭二州给她买回了花髻髻。她是藏在柜里怕老鼠咬了，放在枕头边怕睡觉压了……总之小四姐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还真不好意思借走不成？小四姐真就不好意思再说借了，再说借差不多已经关乎王嫂的身家性命了。就在小四姐已经想要放弃时，王嫂却又不忍心不借了，最终她决定把髻髻借给小四姐。接着又是一大段对她的嘱咐，嘱咐她应该怎样爱惜这个髻髻：遇到风时当怎样，遇到雨时当怎样，赶集路上穿过枣树林，你骑着驴当怎样才能不让枣枝钩挂了我那髻髻……

一出小戏，两个女人，无穷无尽的琐碎和絮叨。只因这琐碎和絮叨蕴含了日常生活可以触摸的质地，观众听来竟不觉厌烦。我常常感叹这琐碎的精彩和鲜活，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女人是这样说话的。

我从《借髻髻》发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